

瓶花齋雜錄

明 公安袁宏道中郎輯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習氣

某日入主客署遇南安貢使所貢皆金銀瓶罇雕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

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遶石橋溪九折雲藏  
竹塢宅三閒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閒草  
幾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小人行險以徼幸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  
高故謂之險謂之幸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  
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  
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  
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  
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香附一  
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蘄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擣爲  
丸甚效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  
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絹  
帛裹齒不然齒卽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礪  
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

學海類編  
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防行革生出種種

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尚自然乎曰然曾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

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邱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

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期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盃行酒一椀傾二壺許微風倏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巧于乘敵袁小修如破浪之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  
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  
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  
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  
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  
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  
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

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  
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  
聖學尙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尙節義而致黨  
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  
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用  
之以治蟲極效

薑絞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侯  
師之年老雙足輒不能行有人教之炒緜子擣碎和

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方  
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  
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  
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  
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  
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麤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  
好物則甘麤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

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  
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  
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吁江發得極透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  
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善  
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蘇公醉翁亭記草書真跡  
爲士人白麟摹寫甚眾往往得厚直金劉元質有墨

學海類編  
本無趙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眞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眞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

人乎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閒側耳往來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汗垣之中一聞其聲踊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徧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閒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

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  
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  
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鬪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  
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于草土者其身輒生于磚  
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  
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  
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  
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

爲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  
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  
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蠅黃錦簑衣肉鋤頭金  
束帶齊簪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  
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肩鈴之類甚多  
不可盡載養法用鰕魚茭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  
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飼帶血蚊蟲內熱  
用荳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  
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



織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  
蟣蝨蠅蠊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閒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  
咬至死不休閒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  
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卽不能行旣憤  
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  
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  
物者

鬪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

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  
窗閒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版下網止數經  
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卽終身不能鬪宜雌不  
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  
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閒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  
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  
有子及己出子者不可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  
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爭猛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  
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卽

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卽云某善鬪某不善鬪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元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閒技巧事一見卽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古今好尙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窯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

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敲之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資浸

皇清類編  
淫至士大夫閒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哉

本傳略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領萬歷壬子解洞明經書理奧爲文有脈理一稟成宏矩範選制舉業行世凡事帖括者莫不服其品驚古文詞亦極有法律所居在秋涇小巷因以名其集全橐概未授梓子孫零替已皆散亡其曰秋涇筆乘者特其緒餘耳議論純正有關風教可以想見其行詣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